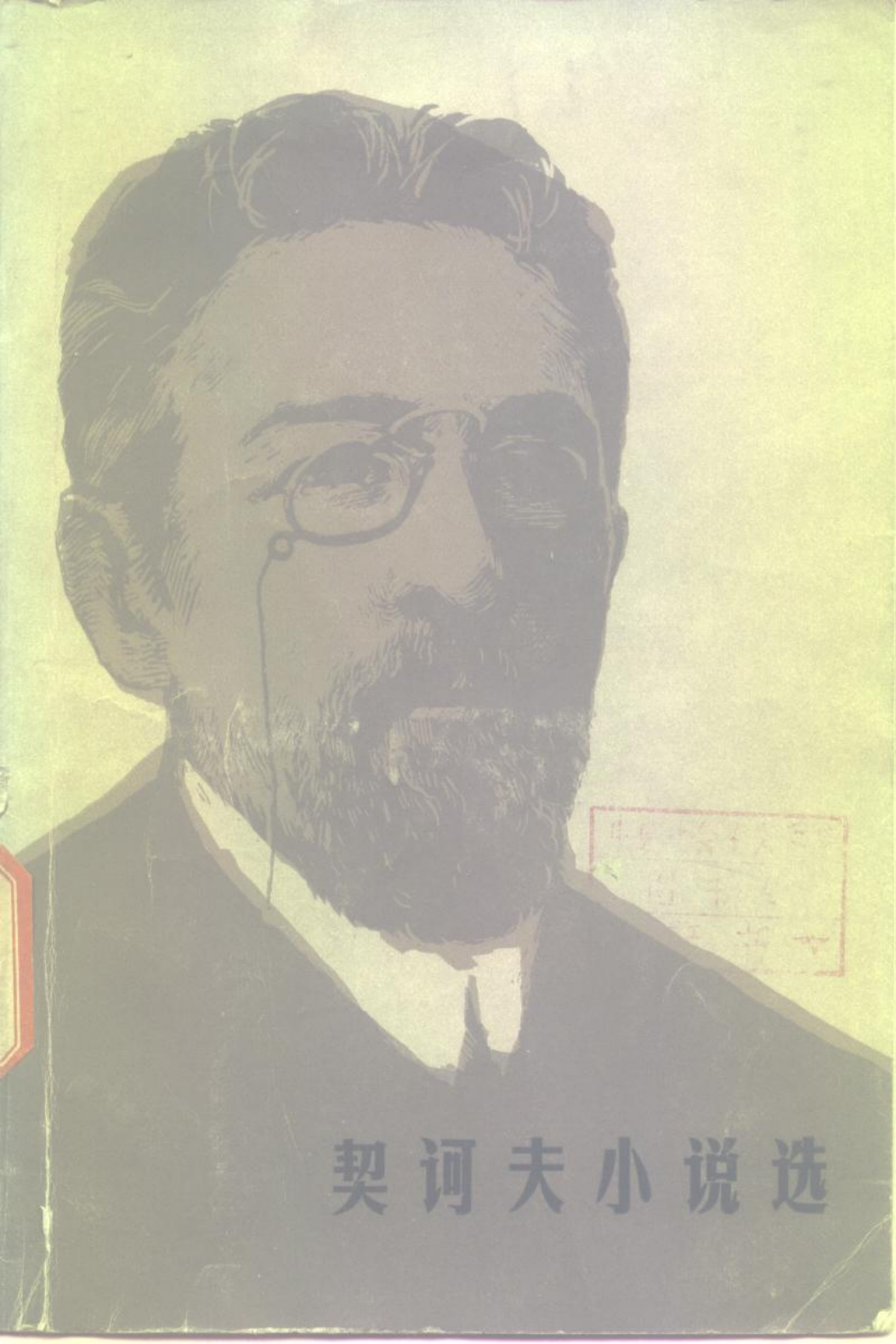




契诃夫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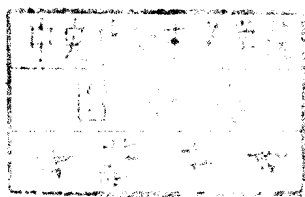
1512.44/13

契诃夫小说选

汝 龙 译

80650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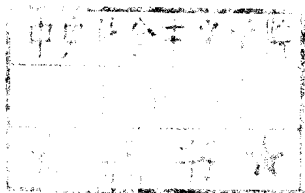
1512.44/13

契诃夫小说选

汝 龙 译

60657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А. П. ЧЕХОВ
РАССКАЗЫ И ПОВЕСТИ

据 Constance Garnett 英文译本 The Tales of Tchekov (Chatto & Windus, London, 1930) 转译, 并据 А.П.ЧЕХ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6) 校订。

封面设计: 彭世强

契诃夫小说选 (共两册)

Qihefu Xiaoshuo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59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5\frac{7}{8}$ 插页 5

1956年4月北京第1版

1960年1月北京第2版

1984年11月湖北第6次印刷

印数 107,001—163,000

书号 10019·441

定价 3.40 元

出版说明

安·巴·契诃夫(1860—1904)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他的独具一格的戏剧也很有影响。

八十年代初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只是给一些幽默杂志写写短小的滑稽故事。这类故事数量很多,但总的说来,社会意义不大。早期作品中也有一些是思想较深刻的,这表明契诃夫和那些专门追求笑料的无聊文人毕竟不同。象《一个官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等,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笑话,实际上却嘲讽了专制制度的仆役们的暴戾无耻和某些小官吏的奴才心理。

八十年代中期,契诃夫的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如《哀伤》、《苦恼》、《万卡》等。这些小说里仍然有喜剧因素,但悲剧性显著增强。八十年代后半期,契诃夫写了一些出色的作品,如《渴睡》、《草原》等篇,证明作者在艺术上日趋成熟。

但是,这个时期的契诃夫不关心俄国的政治生活。他由于没有明确的世界观而苦恼。《没意思的故事》写一个世界闻名的老学者因为没有“中心思想”痛苦不堪,多少也反映了作者本人当时的心境。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现实,找出答案,一八九〇年契诃夫曾去沙皇流放犯人的库页岛旅行,《第六病室》是这次旅行的直接产物。阴森恐怖的第六病室成了专制俄国的缩影。在这篇小说里,他批判了宣扬“不用暴力抗邪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在八十年代,契诃夫自己也曾长期受到它的影响。

旅行归来后,契诃夫认真地关心人民的生活。他从莫斯科迁到梅里霍沃村。从事社会活动,参加扑灭霍乱和救济饥民的组织。在梅里霍沃时期和迁居克里米亚以后,他创作了许多优秀小说,除

2271/15
《第六病室》外，还有《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带阁楼的房子》、《我的一生》、《农民》、《套中人》、《醋栗》、《姚尼奇》、《新娘》等。正当他的思想在一九〇五年前夕不断高涨的俄国革命运动影响下朝着积极方向转变的时刻，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

契诃夫小说题材相当广泛，主要有：统治阶级的奴才的专横无耻，没落贵族的腐朽，资产阶级的贪婪，地主富农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小市民的庸俗和丑恶，知识分子的空虚无为，不甘堕落者的苦闷与追求，觉醒的青年对新生活的向往。此外，他还批判了那些提倡点点滴滴改良的“小事”论者。

契诃夫的作品虽然有着明显的抑郁哀伤的调子，所写的多是灰色的生活，但他描写丑恶现象，是为了向人们指出除旧布新的必要。他对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力量抱有信心，歌颂普通人民的优秀品质，反映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九十年代，他的作品基调是：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到了晚年，他更看出旧俄国的必然崩溃，他欢呼“新生活万岁！”

但是，契诃夫不是一个革命者。他作品中那些发现必须改变旧生活的人物，既不知道新生活该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新生活。契诃夫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始终未能看到代表未来的真正革命力量，没有塑造出那个时代的英雄形象。

、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局限，契诃夫的创作仍然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的作品反映了旧社会的种种丑恶，有助于人们了解并憎恶那个罪恶的制度。他的小说的艺术技巧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我们现在出版的这个译本，是根据我社一九六〇年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选》重印的。

编者

1978年3月

目 次

出版说明.....	1
胜利者的胜利.....	1
一个官员的死.....	6
嫁妆.....	10
胖子和瘦子.....	17
变色龙.....	20
凶犯.....	25
厨娘出嫁.....	31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38
哀伤.....	44
苦恼.....	51
风波.....	59
爱情.....	69
歌女.....	76
丈夫.....	83
磨坊外.....	89
万卡.....	97

冷血.....	102
吻.....	123
渴睡.....	144
草原.....	151
神經錯亂.....	264
沒意思的故事.....	292

目 次

跳来跳去的女人.....	361
在流放中.....	391
第六病室.....	402
文学教师.....	466
掛在脖子上的安娜.....	494
帶閣樓的房子.....	509
我的一生.....	531
农民.....	634
套中人.....	672
醋栗.....	688
姚尼奇.....	701
出診.....	724
宝贝儿.....	738
在峡谷里.....	752
新娘.....	800

胜利者的胜利

——一个退休的十四等文官^①的故事

在懺悔书^②的星期五那天，大家都到阿历克塞·伊凡内奇·柯祖林家里去吃油餅。您不認識柯祖林；对您來說，也許他无声无臭，不算甚么；对我们这班沒有飞黄騰达的人來說，他可就算得偉大、万能、絕頂聪明了。凡是做他的所謂“姦罗”的人，都上他那儿去了。我也跟着爸爸去了。

先生，油餅好得很，簡直沒法跟您形容：肥厚、松软、緋紅。鬼才知道，只要拿起这么一个餅，蘸一蘸滚烫的牛油吃下去——跟着另一个餅就自个儿钻进嘴里去了。还有酸奶酪啦、鮮魚子啦、鮭魚啦、碎奶酪啦，那都算是細节，点綴，陪衬。葡萄酒和伏特卡多得像是汪洋大海。吃完油餅，大家就喝鮭魚湯，喝完了湯又吃酱汁鷓鴣。大家吃得酒足飯飽，我爸爸悄悄解开了肚子上的扣子，为了不让人家看見他这种自由作風，就用餐巾把肚子盖上了。阿历克塞·伊凡内奇呢，既然是我們的領袖，那就甚么事都可以做，索性把坎肩和衬衫都解开了。飯后，大家沒有离座，承領袖恩准，抽着雪茄烟，閑談起来。我們洗耳恭听；他老人家阿

① 帝俄文官分十四等，这是最小的官。

② 基督教节日，在四旬斋的前一周（复活节前四十日的持斋，謂之四旬斋）。

历克塞·伊凡內奇哇哇地讲。話題大半带点幽默性质，跟懣悔节相关……領袖侃侃而談，而且分明想卖弄俏皮。我不知道他讲了甚么可笑的事沒有，我只記得爸爸一个勁儿地戳我的腰，說：

“笑啊！”

我就把嘴笑得大大的，笑一下。有一回我甚至尖声笑起来，引得大家都注意我了。

“行，行！”爸爸小声說，“有你的！他正在瞧你，而且笑了……这挺好，真的，說不定他会給你一个助理文书的位子呢！”

“是啊！”我們的領袖柯祖林說过一些別的話后，喘着气，呼哧呼哧地說，“現在我有油餅吃，有挺新鮮的魚子吃，有細皮白肉的老婆相亲相爱。我还有个女儿，长得可真美，慢說你們这班小人物，就是公爵和伯爵見了也要看得出神，贊叹一声。住宅嗎？嘻嘻嘻！……瞧瞧这所房子！你們呢，只要还活着，那就用不着唉声叹气，发牢騷！甚么事都会发生，人事是千变万化的……比方說，現在你无声无臭，不算甚么，如同碎碴子……小葡萄干——可是，誰知道呢？也許慢慢有那么一天你就……你就交运啦！甚么事都会发生的！”

阿历克塞·伊凡內奇頓一頓，搖搖頭，接着說：

“讲到先前，先前是甚么样啊！不是嗎？我的天！我都不相信自己的記性了。脚上沒有靴子，身上只穿一条破衬褲，提心吊胆，渾身发抖……要掙一个卢布，往往要做两个星期的工。而且就是这一个卢布，人家也不是好好地給你，不是的！他們把它揉成一团，往你臉上一丢，拿去！人人都可以糟蹋你，欺負你，揍你一頓……人人都能跟你为难……有一回，我带着呈文去进見，一瞧，門道里坐着一条小狗。我就向这条小狗走过去，想要握握它的爪子，握握它的爪子。我說：‘对不起，让我走过去。早安！’可是

小狗却对着我：汪汪汪……看門人用胳膊肘撞了我一下！我就对他说：‘没有零钱，伊凡·波达培奇！……对不起！’不过顶要命的是这条熏鲑鱼……是这条鳐鱼，我为他受了多少罪啊，挨了各式各样的骂！都是为了这个小人物，为了库里岑！”

阿历克塞·伊凡内奇指着一个跟我爸爸并排坐着的、僵僵的小老头。那个小老头眯着疲倦的眼睛，带着嫌恶的神情抽一根雪茄烟。他平日从不抽烟，不过如果大人物请他抽雪茄烟，那他就认为回绝未免不成体统了。他一看見那根向他指着的手指头，就十分窘，在椅子上扭动起来。

“承这个小人物的情，我受了不少的罪！”柯祖林接着说，“要知道，我一开头就做了他的部下。他们带着我去见他；我呢，低声下气，土头土脑，一副寒酸相；他们把我安置在他的桌子旁边。他就开始虐待我……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尖刀，每看一眼都像一颗射进胸口的子弹。现在他看起来像一条蛆，样子可怜，可是当初他是甚么样子啊！海王星！好比狂风暴雨！他把我折磨了好久！我为他抄写，跑去买肉包子，修笔尖，陪他的老丈母娘去看戏。处处讨他的欢心。还学会了闻鼻烟！嗯……样样都为讨他的好……‘不行啊，’我想，‘我得经常随身带着鼻烟盒，防他万一要用。’库里岑，你还记得吗？我媽现在是去世了，老太太生前有一回上他那儿去，求他准她儿子，也就是我，两天假，好到我伯母家去分遗产。他呀，数落她，瞪起眼睛，哇哇地叫：‘可是你儿子是个懒汉，他是个寄生虫；别忙，混娘们儿，你瞧着吧！……’他说，‘非送到法院去不可！’老太太回到家，就躺下了，吓出了病，当时差点没死了……”

阿历克塞·伊凡内奇用手绢擦了擦眼睛，一口喝干了杯中的葡萄酒。

“他还打算叫我跟他女儿结婚，可是当时我……幸好害了一场热病，在医院里躺了半年。啊，从前是甚么样子！大家在怎样生活啊！现在呢？呸！现在，我……我在他上头啦……该他陪我的丈母娘上戏院去，他给我鼻烟盒，他自己抽雪茄了。嘻嘻嘻！……我给他的生活里洒了点胡椒……胡椒！库里岑！！”

“您有甚么吩咐？”库里岑站起来，挺直身子问道。

“表演悲剧！”

“是！”

库里岑挺直身子，皱紧眉头，举起手来，做出一脸的苦相，用哑哑的、破锣样的声音唱道：

“死吧，变心的女人！我要眼看着你死！”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库里岑！把这块面包加点胡椒，吃下去！”

已经吃饱的库里岑，拿起一大块黑面包，洒上胡椒，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嚼着。

“人事是千变万化的，”柯祖林接着说，“坐下，库里岑！等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你再唱个歌呀甚么的……那时候是你，现在却轮到我了……可是……老太太就那样死了……是啊……”

柯祖林站起来，摇摇晃晃……

“可是我——一声也没响，因为我渺小、寒酸……刽子手！……吃人的生番！……可是现在不同，我出头啦……嘻嘻嘻！……可是喂，你！你啊！我跟你说呐，没留鬍子的！”

柯祖林伸出手指头戳了戳我爸爸的腰。

“绕着桌子跑，学小公鸡叫！”

我爸爸陪着笑脸，快活得脸红了脸，踩着碎步绕了桌子跑起来。我也跟着他跑。

“閣——閣——閣!”我們兩人叫着,跑得更快了。

我一边跑,一边想:

“我就要做助理文书了!”

1883 年

一个官員的死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同样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凡·德密特里奇·切尔維亞科夫^①，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用望遠鏡看戏：《哥納維勒的钟》^②。他凝神瞧着，觉得幸福极了。可是忽然間……在小說里，常常遇見这个“可是忽然間”。作家是对的：生活里充滿多少意外的事啊！可是忽然間，他的臉皺起来，他的眼睛眯縫着，他的呼吸止住了……他从眼睛上拿掉望遠鏡，弯下腰去，于是……“啊嚏!!!”諸君看得明白，他打噴嚏了。不管是誰，也不管是在甚么地方，打噴嚏总归是不犯禁的。乡下人固然打噴嚏，巡官也一样打噴嚏，就連樞密顧問官^③有时候也要打噴嚏。大家都打噴嚏。切尔維亞科夫一点也不慌，他拿手絹擦了擦臉，而且照有礼貌的人那样，往四下里看一看：他的噴嚏究竟攪扰別人沒有。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却慌起来了。他看見坐在他前面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在拿手套使勁擦自己的秃頂和脖子，嘴里嘟囔着。切尔維亞科夫认出那个小老头是卜里

① 切尔維亞科夫这个姓是从“小虫”这个字变来的。

② 一个三幕小歌剧的名字。

③ 旧俄时代的第三等文官，品位相当高。

茲查洛夫，在交通部任职的一位文职的將軍①。

“我把唾沫星子噴在他身上了！”切爾維亞科夫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別的部里的，不過那也還是難為情。應當道個歉才对。”

切爾維亞科夫咳了一聲，把身子向前探出去，湊近將軍的耳根小聲說：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濺在您身上了……我一不小心……”

“不要紧，不要紧……”

“看在上帝面上，原諒我。我本來……我不是故意要這樣的！”

“唉，請您坐好吧！让我看戏！”

切爾維亞科夫窘了，傻頭傻腦的微笑，開始看戏。他看啊看的，可是不再覺得幸福了。他開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來。到了休息時間，他走到卜里茲查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會兒，壓下自己的胆怯，喃喃地說：

“我把唾沫星子噴在您身上了，大人……請您原諒……我本來……出于無意……”

“唉，够啦……我已經忘了，您却說個沒完！”將軍說，不耐煩地撇了撇他的下嘴唇。

“已經忘了，可是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爾維亞科夫懷疑地瞞着將軍，暗想，“而且他不願意說話。我应当對他解釋一下，說明我完全無意……說明打噴嚏是自然的法則，要不然他就會認為我有意唾他了。現在他固然沒這麼想，以後他一定會

① 旧俄的文职官名，屬於第三等或第四等官級。

这么想！……”

一回到家，切尔維亞科夫就把自己的失态告訴他妻子。他觉得他妻子对这件事全不在意；她光是有点惊吓，可是等到听明白卜里茲查洛夫是在“別的”部里任职以后，就放心了。

“不过呢，你也还是去赔个不是的好，”她說，“要不然他就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中举动不得体了！”

“說的就是啊！我已經賠过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挺古怪……一句好話也沒說。不过那忽儿也沒有工夫說話。”

第二天切尔維亞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上卜里茲查洛夫家里去解釋……他一走进將軍的接待室，就看見那儿有很多来請托事情的人，將軍本人夹在他們当中，正在接受他們的請求。將軍問过好几个請托事情的人以后，抬起眼睛来看着切尔維亞科夫。

“要是您記得的話，大人，昨天在阿尔卡琪婭^①，”庶务員开口讲起来，“我打了個噴嚏……不小心噴了您……請原……”

“真是胡鬧……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您有甚么事要我效劳嗎？”將軍对其次一个請托事情的人說。

“他不肯說話！”切尔維亞科夫暗想，臉色慘白了，“这是說：他生气了……不行，不能照这样了事……我要跟他說明白才行……”

等到將軍跟最后一个請托事情的人談完話，正要走进內室去，切尔維亞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后面，喃喃地說：

“大人！要是我斗胆攪扰大人，那只是出于一种可以說是悔恨的感觉！……那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請您务必相信才好！”

① 常用的夏季露天花园和劇院的名字。